

「天原来是晴的，只是我自己没有看见而已。」



回甘

天原来是晴的，只是我自己没有看见而已○
久雨之后放晴的天空，阳光会在瞬间洒满每个角落○
【吕玫▲著】

✿ 没有磨炼，人生便没有回甘

I always want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it.

© 吕 玫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回甘/吕玫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2

ISBN 978-7-5470-0684-9

I.回… II.吕…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7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1311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7.25

出版时间: 2010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 旭

特约编辑: 陈 蔡

装帧设计: 居 居

ISBN 978-7-5470-0684-9

定 价: 20.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录】CONTENTS

Chapter

01	仁就像一滴水流进了大海一样，消失在上海两千万人的大海中了。	001
02	好不容易有的家，难道又要支离破碎了吗？	011
03	小姐，你这么多才多艺，不要怕没有男人爱你。	021
04	为什么把自己家的困难晒到别人的面前呢？	031
05	只是一瞬间，自在发现自己对清戎的爱，因为信任感的消失而完全归零了。	041
06	爱情的挫折让人恍若隔世。	051
07	他骗你，你再去骗人家，弄到最后，大家会忘了真正的铁观音是什么味道！	061
08	他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气度，住在自在家，很快就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子。	071

Chapter	09	10	11	12	13	14
	那种淡漠的感觉，对自在来说，却是那么亲切。	十几年来，展自在一直在寻找阿仁，希望能给他一个家，那种心情就好像自己家里的小猫丢失了一样。	大家互相留下地址和联络办法，然后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这样的离别叫做再见，而不是分手。	一个叫做展自在的人物，成了媒体报道的焦点，而展自在自己，对其中的大部分情节，十分陌生。	阿润跟着弟弟走到了门口，他犹豫了，对于迈出大门，他需要勇气。	我知道你没有办法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说，我是你的妈妈，也许，你应该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081	091	101	113	123	133

15	16	17	18	19	20	Chapter
自在也不知哪里来的灵感，跑到水缸边上，将身体趴在缸沿上，用手去够小男孩的手。	需要在几秒钟之后，自在才醒悟过来，自己是趴在一个人的腿上。	自在跟在他的身后，有一种很愉快的感觉，好像很愿意就这样和他一起走下去一样。	她越来越觉得，在展自在和阿仁的关系中，似乎是阿仁一个人的独角戏。	那我们就一辈子不要见面吧！	这句话是一个句点，点在两个人的中间，将他们的故事终止在了目前的状态。	
143	153	163	173	183	193	

Chapter	21	22
---------	----	----

但是最终，你到底要做什么呢？自己的人生，是没有办法随随便便起身离去的。	209
照片上是阿润自在和孩子们一起拍的合影，自在主动把头靠在阿润的肩上笑得如花般灿烂。	201

 Chapter 01

自在不止一次在那座办公楼前面徘徊，满心期待仁会像她一样故地重游，可惜，仁就像一滴水流进了大海一样，消失在上海两千万人的人海中了。



落地窗，窗外树木葱茏。

九月的天气，训练馆里是永恒的26度。

展自在正在演练一套陈式太极。

她的动作十分舒展，移步换形，行云流水，绵绵不绝。

几个外籍学员站在一边观摩。

自在一个轻盈稳健的收势，气定神闲地结束整套动作。

来自津巴布韦的程建国，到苏州工作已经三年，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颇有五十年代风格的中国名字。

就好像我们给自己起英文名字，也是大卫保罗玛丽一样。

程建国高过自在两个头，据说曾经在北京跟一个旗人学过一阵子中国式摔跤，看自在轻飘飘地动作完毕，颇有一点瞧不上的意思。

“展教练，我们学习中国功夫不止是为了健身，还希望能打，太极是你们国家老年人在公园里晨练用的，也就是广播体操一类吧，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一些实用性更强的课程？”

“对啊，我想学女子‘放浪’术。”法国来的春花是个金发碧眼的巴黎女子，却给自己起了个乡土气息浓郁的中国名字。

自在忍不住笑了：“我想您说的是女子防狼术吧。”



几位外籍学员都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没办法，外国人了解中国功夫，不是李小龙，就是成龙李连杰，第一堂课，大部分的学员都希望学习直接就能把人放倒的功夫。

更有一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江上飞，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位读过武侠小说的功夫爱好者，一迭声地起哄说：“我们想学咏春，就像叶问那样，能打！”

报名参加俱乐部的中国功夫课程，上课的第一天却发现老师是个刚过20岁看起来瘦弱文静的小女孩，其实自在也不算矮小，但在一大帮高大的外国学员的衬托下显得十分袖珍。

心理产生巨大落差的学员们在看完自在演练的课程内容之后，更加失望，原来学的不过是慢吞吞的太极拳啊！公园里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练太极拳，花了几千块钱岂不是上当？

教室外面清戎正在辅导黄小姐，背对着场内没看见场面已经有点混乱。

黄小姐却已发现端倪：“喂，汪教练，你的小女朋友好像招架不住了。你要不要进去帮帮忙啊？”

黄小姐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

到这家健身俱乐部来，她看中的其实就是身形健美的汪清戎，没想到上个月却听说汪教练的女朋友体院毕业了业也到俱乐部来工作了。

在更衣室和自在一照面，黄小姐的心里就凉了半截，毕竟是年轻的运动员，身材匀称，骨肉匀停，更让人看见了就会气不打一出来的是她一见人就绽开的单纯笑容。

看她和汪清戎站在一起，就好像运动休闲服的广告一样，十分登对养眼。

论年纪黄小姐并不比自在大多少，但是25岁的她，却早已经因为营养过剩而发胖。在这个工业园区开了很大一间电子元器件厂的她，做



的是家族生意，身边都是多金的生意伙伴，看腻了秃头、肥肚腩和酒糟鼻，她一门心思就想找个像汪清戎这样的肌肉男。

可是，肌肉男却有一位功夫女友。

汪清戎转过身来看了看自在，后者正一脸微笑地看着挑战自己的学员。

“这点小场面，对于自在来说不算什么，我要是进去帮忙，估计会被她直接扔出来。”

语气中那种得意和宠溺的意味，听得黄小姐火冒三丈。

不过年少有为的她，也不是头脑空空的蠢货色，当下把一肚子的酸水硬生生地咽了回去，继续跟她的跑步机斗争。

再看自在这边，体重将近200斤的程建国已经不知死活地站在了她对面。

“展教练，你真的只用刚刚演示的那套拳法，双脚不离开这个圈就能把我打倒？”

“对！”

“教练，我看你的体重连90斤都不到，还是换我来跟你比试吧，我看他压都能压死你啊！”江上飞好像还有点怜香惜玉的意思。

自在也不回答，只将右手的食指竖起来，轻轻地向着程建国招了一招。

程建国摆了个电影里常见的中国功夫的架势，大喝一声，抡着拳头就向自在扑了过来。

待他到身侧，自在微一侧身，右手顺着程建国的攻势将他向后一捋，然后响亮地说：“这一招叫做揽雀尾！”

程建国几乎是应声倒地。

春花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呼声。

猛然摔了一跤的程建国几乎不假思索地爬了起来，冲着自在的肋骨



飞起一脚。

自在左手一拨他的腿，右手直接在他胸口拍了一掌，同时字正腔圆地说：“接膝拗步。”

程建国配合着她吐出的四个字，干净利落四仰八叉地倒在了地上。

江上飞也大声地喝起彩来。

自在转过身，躬身向他们微一抱拳，谦虚地表示谢意。

那边被摔得心头火起的程建国定了定神，爬了起来，见自在背对着自己，几乎用尽全身的力气扑了上去，想从后面抱住自在。

自在警觉，弯腰低头，双手顺势将他一抡，程建国就从自在的头顶飞了出去，自在双手又向回略收，将程建国轻轻地送到了地上。

自在站直身体，施了一个抱拳礼，声音清脆地报出刚才那一招的名称：“海底针！”

一千外籍学员几乎惊呆了，但随即大力地鼓起掌来。

程建国忽然不可置信地跑到自在面前，“噔”地一声跪了下来，“展教练，你一定要收我这个徒弟，我要学会太极拳，这套拳法一定打遍天下无敌手。”

自在笑着把他扶起来。

跑步机上的黄小姐也几乎看呆了，被跑步机一绊，几乎摔倒，一旁的汪清戎连忙将她扶住，没想到她却就势倒在清戎的怀里。

自在略一转头，正好看见两人搂抱在一起的这一幕，她的神情一窒。

下了课，终于摆平那一帮外籍学员的自在气呼呼地来找汪清戎，却被前台的小思叫住了。

“自在，刚刚有一个上海民政局的李阿姨叫你回电话给她，她说你电话打不通。”

上课的时候自在关了手机，她忙不迭地给李阿姨回电话。



“李阿姨，是我，自在，怎么，找到阿仁了吗？”

“哦哟，自在，我急死了，下午有一个退休职工的联谊会，以前你们向阳福利院的院长也会来，你要是来得及就赶快来一次，当面问问她吧。”

自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换好衣服，直扑火车站。

她工作的健身俱乐部在苏州郊外的一个工业园区，幸好有车直达火车站，正赶上一班过境的和谐号动车组，自在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上了火车。

跟阿仁的记忆不由得在心头浮现出来。

“自在，我们永远在一起，这样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了。”六岁的仁比自在还要矮一头，但是讲起话来，却好像要比自在沉稳很多。

“好啊，你不许耍赖哦！”六岁的自在破涕为笑。

向阳福利院的围墙上爬满了蔷薇花，五月的天气，正是蔷薇花盛开的季节，父母双亡的自在在向阳福利院有了人生的第一个朋友。

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六年，跟仁也有十二年没有见面，但是自在却一直记得六岁的时候他们彼此许下的诺言。

也许就是今天，就能得到仁的消息了。

记得第一次去民政局查找消息的时候，接待自己的李阿姨这样问道：“既然你这么牵挂你的朋友，早几年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是啊，问得好。

刚被领养的那几年，养母可言经常会带自在回去看看仁，但是到了十岁的夏天，可言失去了丈夫，自在失去了爸爸。

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可言都在医院里照顾丈夫，小小的自在学会了烧饭洗衣服自己一个人生活。

本来以为只要一家三口齐心协力，上天一定会垂怜，但是爸爸还是走了。



葬礼之后可言带着自在去找仁，福利院已经被拆成了一片废墟。

那个夏天，自在只剩下了可言妈妈。

城市不断变迁，向阳福利院的旧址早就成了一栋办公楼。

自在不止一次在那座办公楼前面徘徊，满心期待仁会像她一样故地重游，可惜，仁就像一滴水流进了大海一样，消失在上海两千万人的大海中了。

终于，在李阿姨的帮助下，一路匆匆赶来的自在站在了占院长的面前。

“你找仁？全名是什么？”老院长虽然两鬓已白，但是一双眼睛还是炯炯有神，她一脸怀疑地看着自在。

“全名？”六岁的孩子，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叫她在在，她叫他阿仁。

“孤儿院的孩子流动性蛮大的，健康的孩子会不断被领养，如果只记得一个小名，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而且成年以后他们也会离开福利院，所以，就算找到他最后住的那个福利院，也应该不知道他的去向。”

以为会是救命的稻草，没想到却完全没有头绪。

李阿姨带着鼓励意味地拍了拍自在，走开了。

自在黯然地走出会场。

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落空了。

难道，就真的再也找不到阿仁了吗？

自在挥了挥自己结实而修长的胳膊，暗暗为自己加油：“自在，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拳头握紧了挥出去，没想到“噔”的一声却打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自在连忙回过身，一迭声地道歉。

好俊秀的少年！不过也实在太文弱了一点吧，被自在的一拳击中，



居然就倒了出去，在撞倒了几辆自行车之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自在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见你。你没有伤到哪里吧？”

男孩子漂亮的黑眉毛纠结起来，白皙的面孔，红润的双唇，微卷的飘逸长发。

自在看着他的脸，脑子里不由得赞叹，真是花一样的少年啊！传说中的F4也不过如此吧。

男孩子好像完全没有接受到自在仰慕的眼神，他的声音平淡中透着一种优越感：“小姐，你不觉得这种搭讪的方式让人很不能接受吗？我说我没有看见你还有可能，你怎么会没有看见我呢？”

这是什么话？难道你长得比较像焦点，而我就平凡的像是盲点吗？

尤其是他的眼神，真的几乎完全没有焦点，穿过自在的身体，落在不知道什么地方。

“我……”自在的歉意一下子消失了，这个家伙，拽什么，以为我是什么狂花浪蝶，凭良心说，你长得是不错，可我也不至于那么没见过世面，上赶着要找你搭讪吧。

男孩子从地上爬了起来，用手拍了拍衣服。

“怎么，被我说中了，不开口了吗？”他用一种近乎挑衅的语气说。

“你什么意思，我承认我是不小心打到了你，我很抱歉。”

自在一边说话，那个男孩一边走了过来，直直地站在自在的面前：

“好吧，我接受你的道歉，请你把自行车摆好，再见！”

说完，他转身走了开去。

自在回头看了看倒在地上的自行车，一共三辆，乱七八糟地纠结在了一起。

“喂，你不帮忙啊？”自在冲着他的背影喝了一声。



男孩子却像没听见一样地施施然地走开了。

九月的天气，真的很热，自在很吃力地才把三辆自行车摆好。

路的尽头，一直沿着盲道行走的男孩子停了下来，将手上的一根伸缩手杖拉开，小心试探着走过了路口。

自在忙着摆放自行车，根本没有看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的这个细节。

“真没想到会有这种人哦，明明长着一张天使一样的面孔，却是个脑残。所以我说，长得好的男人最要不得了！”到吃晚饭的时候，自在还是愤愤不已。

坐在她对面的清成不乐意了：“这么说，你是觉得我相貌平平但是心里美才跟我谈恋爱的？”他一边说一边拨弄着盘子里的饭菜。

“那是两码事啦，你是我们健身俱乐部的一枝花，那些学员不是整天围着你打转嘛。她们看见你那六块小馒头，就好像盘丝洞的蜘蛛精一样，恨不得吃了你呢。”自在一边说，一边把盘子里的鱼片拨到清成的盘子里。

“展小姐，你能不能不要讲得那么直接啊？我也搞不懂，你好歹也是体院的高材生，怎么讲起话来这么粗啊？”

“呵呵，怎么，你要我装淑女啊，还是被我说中了心虚？我跟你讲，下次那个黄小姐再趁机吃你豆腐，我可要跟她翻脸的，她这是骚扰！我们这里是健身俱乐部，又不是卖身俱乐部，她把你这个健身教练当成什么啊？整天动手动脚。”

“先不说她，我跟你讲，我这个月卖掉几张卡，奖金好像又增加了一些，你看我们要不要别住宿舍了，自己出去租一套房住？起码我们可以自己动手烧烧晚饭，这食堂的饭菜我已经吃得要吐了，我想吃你烧的红烧肉百叶结！”清成就势抓住自在的手。

自在愣了一下，忽然笑起来：“要死，你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



未婚同居啊？你也不怕被我妈追杀？再说了，你这个理由太牵强了吧，你完全可以回家去吃饭的嘛。”

“我们在苏州，她在上海，哪里知道？再说了，我们早晚总要结婚的，这种年代，你不会老土到还在乎那一张证书吧。”清戌紧紧抓着自在试图挣脱的手，“你愿意跟我到苏州来工作，我就知道你的心思了，自在，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

“自在，你怎么老不接手机啊？总台有你的电话！”前台的小思探头进来打断了清戌的话，自在也趁机拿回自己的手。

“自在啊，我是黄伯伯，你妈跌倒了，你赶快回来吧！”